

朱子成書

大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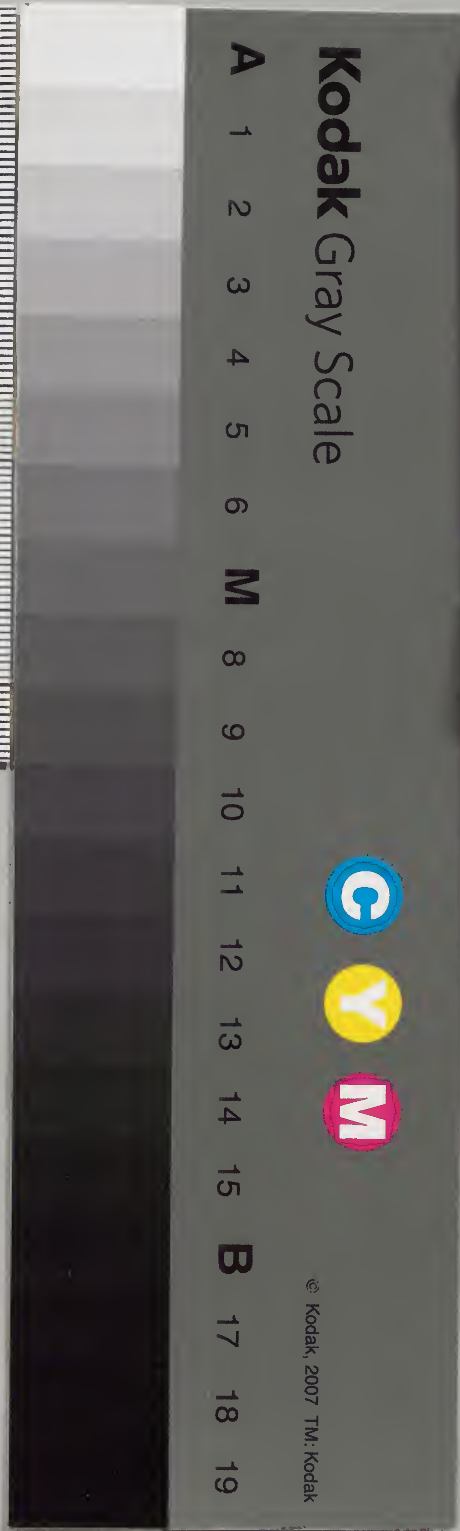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一	五
二	二	一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四	一	五
二	二	一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5	
冊數	2 (1)		
函號	298	260	

儒家 五二

共二本



298-260

吾友黃觀樂取晦菴朱氏諸書在四書外
 粹為十加博註增說名之曰朱子成書俾予
 序焉呼是可以言成矣朱子前蓋未嘗有成
 書也傳註繁蕪雜著偏駁至通書而後粹然
 正然自為書與諸子相望非述而不作
 意也朱氏始而後六經之說粲然復興諸子
 百家之可傳者亦各有論著始終條理可以
 言大備矣昔者吾
 夫子蓋未嘗著書書定詩刪春秋筆削而已



今誦四書者六經如可復尊集註者它書皆可略甚不然也余少不佞自爲時文時每欲窮索古人心宵趣味不但雷同是非止嘗盡讀朱氏書漫試語同輩朱氏於熙寧元祐孰主介父君實孰右無不謂主元祐右君實乃殊不盡然繇是觀之議論之不可盡如此況學問哉四書外政大有事此成書之不容已也今成書爲太極圖通書此所爲異象山而費論辯者也正蒙繇易以起而啓蒙又本義

之所以本也西銘則天地萬物之同體所以施之天下國家之道也皇極指要則西山相與沉潛超悟天人之要而門弟子之不得聞者也冠昏喪祭折衷三千年之異同而歸之一莫備於家禮陰陽水火流行造化之妙度量權衡統和天人之本莫博於參同契律呂書若陰符之說所以祛世惑而反之正者皆不可以不之知也嗟乎四書者天地也是十書者二氣五行也微是十者無以發四書之

用不觀於此者亦無以集朱氏之成學者試以予言思之豈不足以矯然而有省矣乎不然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觀樂是編繙語錄全集搜同時往復跋涉閱訂質確又將類詩話雜說於此外如千種未慙也觀樂學於先子有年往從廬山西坡家有異聞得遺墨今爲此書與勉齋西坡皆當家盡力於朱門云

大德乙巳冬至廬陵劉

將孫謹書

朱子成書凡目

書各爲集不分卷目

各書本文下大字爲朱子解解之下小字爲附錄間有附錄而大字者以所附之說自有分行如太極圖後序正蒙禘祫議是也家禮舉綱張目附錄低一字載目之次云

附錄以朱子爲主他書之互見同時之講明門第之難疑後來之闡說俱附焉

朱子之說有先後複出者有答問異同者
有一時之言者有著定為書者附錄之
次不無隳括增損如春秋啖趙集傳所
謂委曲剪裁是也須溪劉先生云四書
附錄或一語重見者數處幾於若稽古
三萬言未必四書煩若此今附錄以此
為戒云
各書本圖外諸家別有分圖開說者萃聚
通為一集

朱子云諸公稱號如泰山海陵徂徠濂溪
明道伊川橫渠康節稱先生如云泰山
公卿稱謚如云王無謚稱爵如云王無
爵稱官如云范程張門人及近世前輩
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字如云張或兼以
號舉如山上蔡龜今人稱郡姓名如東萊
凡茲邪則直書姓名如云今是書所引
姓氏大率倣此濂溪康節橫渠明道伊
川晦庵六先生稱子諸先生稱號稱氏

謚議奏議稱名

各書之首附載諸君子平生出處大槩於其下二程載通書後錄

近年山林著書有流布者隨所見聞取附

錄如先天圖有會稽嚴氏光大圖義大

衍數有武陵丁氏易東索隱律呂書有

安成彭氏絲黃鍾律說又如鶴山魏氏

之論啓蒙巽齋歐陽氏之論陰符須溪

劉氏之論參同陰符各於其集中採摭

為用云

間有一二間見得之父師者附附錄後不得
不以按字別之而僭妄無所逃罪云

朱子成書凡目

附錄
 盧陵後學黃
 瑞節
 附錄

朱子成書

太極圖

盧陵後學黃

瑞節

附錄

臧格謚議云謹按謚法主善行德曰
 元周某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
 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
 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
 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魏了
 翁奏議云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
 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
 莫適與歸醇質者帶於佔畢訓故雋
 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義則流於
 清虛寂滅論事功則驚於權謀智巧
 誣民惑世淪肌浹髓不可救藥斯民
 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也涉秦而後

千數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化之至讀建圖著書闢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乎百代功用所繫治所關誠為不小人○朱子事狀云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至一訊立辦眾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參軍移彬及桂

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再尹成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其與為友且使其二子遷授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李

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程公二子即所謂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與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任乎殺人不死在彬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為憂實以污善政為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為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

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為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交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已任施設措置未必盡其所為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分司而歸妻子饗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益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大史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

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朱子贊云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

草交翠

陰靜

坤道成女



陽動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

虛園子

實園子

太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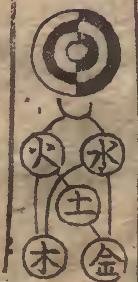

左半

太極

左

右半

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
 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釋故次火○陰釋故次水○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

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
 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
 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
 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
 殊質異各一其性。○○此無極二
 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
 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
 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

物一太極也

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惟人

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

在矣。然形○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

○土 ○金 ○木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

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

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

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

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

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

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
 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
 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於是乎立
 而○
 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修此而吉
 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
 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
 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
 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極之道也焉

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
 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
 外復有無極也

南軒張氏曰此極夫萬化之源而言之也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而太極果何自耳雖曰無極而無不該焉是所以為可耳雖曰無極而無不該焉是所以為太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其立言猶云莫之為而為之辭也無本不足論道而必曰無極而太極者所以明靜之本著天地之根兼有無貫顯微該體

以造化為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則天地，在地則萬物，在萬物則萬物。○此理○或問太極未有天地，先有此理。○或問太極便是道，理之極至，或曰：事物皆仁，臣之敬，便是道。○此是太極○無極，只是有理而無形。○周子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無極是極，至無形之中，有箇至極之理。○太極即陰陽，即五行，即萬物。○全在萬物，只是箇道理。○而在此，為一物，即陰陽。○是箇善，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惡，皆陰陽變化。○以後方有○自太極至萬物，化生只是箇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物。

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

而後有彼，但統是一箇大源，由體而達。○用從微而至著耳。○無極而太極，無中自有此理。○又不可將無極便做太極，而字輕無次序。○故也。○洪景廬內翰借得所修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此，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為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以本文之譏議，若增此字，其累前脩惑後學甚矣。○當請而改之可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

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南軒張氏曰太極函動靜之理者也體必有用太極之動始而亨也動極而

靜利而貞也。動靜之端立則陰陽之形
 著矣。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為靜之根
 而靜復為動之根。非動之能生靜之根
 能生動動而靜靜而動。兩端相感。太極
 之道然也。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
 不窮謂之通。語其體則無極而太極冥
 漠無朕。用則動靜陰陽之理無不具於其
 中。循其用則動靜之為陰陽者。闔闢往
 來變化萬物而太極之體各全於其形
 器之內。此易之所以為易也。或問朱
 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見得理
 先而氣後。曰。二者有則俱有。問未有一
 物之時如何。曰。是理。○問太極之有動靜未
 有。一物不具。是理。○問太極之有動靜未
 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譬如鼻息無端
 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如鼻息無
 時。不虛無。時不吸。吸盡則生。虛虛盡則
 生。吸理自如。此○太極動而生陽。是從

動處說起。其實動前是靜。靜前又是動。
 如晝而夜。夜而晝。晝前已有夜。夜前已
 有。靜便屬陰。○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
 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
 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
 窮。氣亦與之無窮。○問陰陽動靜。以六
 體言。則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
 就一日言之。無時而動。夜動。陰而無
 陰。陽曰陰。陽無處無。不動。靜無時而無
 見。橫看則左陽而右陰。豎看則上陽而
 下陰。仰手則為陽。覆手則為陰。向明處
 為陽。背明處為陰。正蒙云。陰陽之氣。循
 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是也。○動
 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蓋謂是也。○動
 化而生育。流行也。未有物且生。陰陰主。凝
 然後萬

物各正性命。○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
 靜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又
 有陰之根動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問如何
 靜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問如何
 是所乘之機曰氣行則理亦行。○太極
 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太極
 相依而未嘗相離也。○圖解云動靜者
 所乘之機蔡季通謂此語最精蓋太極
 是動靜則所載之理無形而氣有迹氣既
 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無動靜。○
 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
 靜互為其根是流行底有箇定位底。○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定位底。○天
 方是也易有兩義一變易是天地四
 底一息如金木水火土是五行分氣
 更無停息如金木水火土是五行分氣
 又三屬陽二屬陰然各又有一陰一
 陽如甲便是木之陽乙便是木之陰丙

便是火之陽丁便是火之陰形質屬陰
 其氣屬陽陰主翁九斂聚成就者陰為
 之也陽主闢九發暢揮散者陽為之也
 ○太極陰陽五行只將元亨利貞看甚
 好太極是元亨利貞都在上面陰陽是
 利貞是陰元亨是陽五行是元是木亨
 是火利是金貞是水。○兩儀是
 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
 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
 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
 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

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
 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
 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
 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
 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
 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
 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或問朱子曰本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
 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
 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又
 問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

曰此以四時而言木火王於春夏而為
 陽金水王於秋冬而為陰○平巖葉氏
 曰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相生五行之序也
 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曰
 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也蓋二氣之
 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
 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
 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
 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
 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
 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
 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
 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
 之用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
 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
 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
 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
 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
 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
 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
 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
 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
 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

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
 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商軒張氏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五行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朱子曰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廉節却細推出來○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
 化無窮焉

稟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
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
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
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
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
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
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
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
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
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
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
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
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各物各具一太極
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
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
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
之謂也

或問朱子曰周子言無極之真却在
言太極曰無極之真已該得太極在其

中真字便是太極。○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水火木金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南軒張氏曰非無極之真為一物與二五之精相合也。言無極之真未嘗不存其中也。○平巖葉氏曰繫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說。蓋本諸此。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

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南軒張氏曰人與物均本乎天而具太極者也然人也稟五行之秀其天地之

心之所存不為氣所昏隔故為最靈物
非無是而氣則隔矣然萬物之中亦有
靈者蓋於其身有氣之所不能盡隔者
也人則為最靈矣然人所稟之氣就其
秀之中亦不無厚薄昏明之異及其形
生神發五行之性為喜怒憂懼愛惡欲
者感動於內因其所偏交互而形於是
有善惡之分而萬事從此出焉○或問
朱子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
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氣稟言之否曰
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
在裏面無氣則性亦無所寄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注云聖人之道而

主靜本注云無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

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

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

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

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

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

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

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

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

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

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
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
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
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者
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
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南軒張氏曰人而不能反其初則人極
不立而去庶物無幾矣故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主靜聖人所以立人極也動為
誠之通靜為誠之復中也仁也動而通
也始而亨也正也義也靜而復也利以
貞也中見於用所謂時中者也仁主乎

生所謂能愛者也故曰動而通也正雖
因事而可見然其則先定義雖以宜而
得名然其方有常故曰靜而復也中也
仁也本為用而周子則明其用正也義
也本為用而周子則明其用蓋道莫不
有體有用有體則有用而用之中又有
體存焉此正乾始元而終貞之意動則
用行靜則體立故聖人主靜而動者行
焉動者行而為不失其靜之妙此太極
道聖人所行以為全盡之也人極立則
地日月四時鬼神之神理其有外是乎
無所不合也則以其一太極而已矣
或問朱子曰何故不言禮智而較有力
曰中正字尤切又曰中正二字較有力
○知是非之正為智故禮智以正為知
○問聖人定之以中仁義曰本無先
後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仁義曰本無
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

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此
理至於主靜是以正與義為體中與仁
為用聖人只是主靜自這裏流動底道
中正仁義四者常在萬物之中終始
著箇靜做本靜也者萬物之終始也
周子之言主靜乃是就中正仁義而言
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仁配義則仁為
本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
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說
如云禮先而樂後○問無欲故靜曰欲
動情勝則不靜○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以中正
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遂與事物不交
涉却說箇敬云敬則虛靜須是如做
工夫○西山真氏曰自五性感動而
惡分萬事出人心之太極始不能自
矣於是在聖人定之太極以中正仁義
所以立人在人之太極此中庸所謂修
道

之教也中正者太極之全仁義者太極
之分程子嘗謂中者天下之大理此蓋
閒亭亭當直上直下之正理此蓋以
形性之本體故愚敢以中正為太極之
全也聖人之道垂教而使天下之人一
陽以此立道垂教而使天下之人一
中正仁義是趨而向之擾擾不齊者於
是乎定矣本文言中正仁義者太極陰
陽也本注言仁義中正者陰陽太極也
體用互舉其旨明矣然仁義性也謂之
用可乎蓋自性情言之則仁義其體而
四端其用也自太極言之則仁義為五
行之感動而善惡分矣○果齋李氏
性之感動而善惡分矣○果齋李氏
也惟聖人能定其性而主於靜故動
不善而人心之太極立焉蓋人生而
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
之要領也或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

正何也愚謂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
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
中正要不越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
匪中正則仁為姑息義為忍刻之類故
易尤重
中正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
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
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
不知此而悖
之小人之所以凶也
修之悖之亦在乎敬
肆之閒而已矣
敬則欲寡而理明
寡之又

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南軒張氏曰聖人者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降於聖人則貴乎修為焉君子修之
而人極立所謂吉也
小人悖之而絕乎
天所謂凶也
修之要其惟敬乎
程子
教人未發之時即周子主靜之意也
要
當於未發之際循其端而不昧乎察之
之功則人欲可息
天理可明而聖可希
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
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
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
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
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
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
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
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
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南軒張氏曰此說明三才之所以立也
天之陰陽地之柔剛人之仁義皆大極
之道然也故易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也死生之說非別為一事也亦不越乎
動靜陰陽而已原其始而知所以居仁
反終而知所以死矣○又曰人而居仁
由義則人道立而天道流矣夫萬物
本乎五行本乎陰陽本乎太極
極而太極本無極也則原始之義其趣
味豈有窮乎始終一理也知始則知終
矣古今死生晝夜語嘿無不然也非謂
死生之說別為一事也○此理而已○
朱子曰周子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
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不出
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有生之初終處
是已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
死則不復變動矣因舉張乖崖說斷公
事以為未判底事皆屬陽已判之事皆

二屬陰以爲不可變改通書無非發明此
謂道即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
在地以形言曰剛柔在人以德言曰仁
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之
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
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
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結證一
義圖之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
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
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

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
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
以不知也

南軒張氏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
生大業易之道蓋備於此而此圖亦盡
之矣○又曰嗟乎此固大易之所以爲
至貴乎古今而無終極也學者可不盡
其心乎夫萬物皆本有太極也物不能
以自通人則能通矣人之所以能通者
其道則不能過於中正仁義其要則在
於主靜周子之所謂主靜即程子曰敬
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
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所以中者也
也者君子以精二於動靜之中除者敬

○節齋蔡氏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
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夫太極至極也言變
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故周子太極
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
之義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
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
之真實有得於夫子易之而言而或以
為周子妄加者謬也且其圖說無非取
於易者而其篇末又以大哉易
也結之聖賢之言斷可識矣

論曰愚既為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
詰紛然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
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
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

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
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
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為統體不可偏指
為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
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
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
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
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
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

以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

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

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
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
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
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爲無體用之分
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
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
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
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
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

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
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
無聞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
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
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
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
是所以爲無聞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
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况既曰體立而
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

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况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

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踈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人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

矣

某既為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某竊謂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

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

者

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

觀其答張闕中論易傳成

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為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

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某於周子程子亦云既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既望朱某謹書

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某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某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唯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

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

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搏以太極圖傳種放放傳穆穆之傳特先生衛山胡宏仁仲則以為種穆之傳特先

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
 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
 嘗有所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與始胡
 氏之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已不傳於世
 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
 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
 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
 猶狙公之罔眾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
 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
 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繫於經
 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於何時
 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
 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
 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

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
 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
 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
 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
 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
 詳矣然亦或不能以發明於先生之道
 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
 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
 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

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篇
 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
 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
 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
 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
 盡正者如柔如一章當作柔亦如之類又得何
 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春陵者之言而知
 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
按廣漢張拭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
 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

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
 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覆校舊編
 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如
 碣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夜退
 而歎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有祭
 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王色金
 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碣又稱其
 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又讀張忠定公
 外常有高樓邀道之意
 語而知所論希夷種穆之傳亦有未盡其
 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
 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
 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
 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嘗欲別加是正以
 為此圖以發其秘爾

補其缺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
遂獲嗣守先生之餘教於百有餘年之後
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歎
因取舊表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錄
板學宮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淳熙己
亥五月戊午朔新安朱某謹書

朱子江州書堂記曰自周衰孟軻氏沒
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
以至於宋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
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
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
道體建圖著書根極要領當時見而知

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
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眾鬼神之幽
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
之傳煥然復明於世有志之士得以探
討服行而天下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
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
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
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帶於形器必
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虛空優於治
已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
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是以天理
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有異端起
與濂溪先生出言聖學之有要而達明
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
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識誠心端身之
可以舉而措之天下其傳者脉絡分明

而規模宏遠矣歷選請儒授受之次以
論其興復開創訊掃平一之功未有高
焉者也隆興祠堂記曰先生之言高極
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不離乎日用
之閒幽探乎陰陽五行之曠而其體用
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
之斯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
臻中庸大學七篇之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
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
○又曰無極二字乃周先生灼見道體
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
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
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
傳之祕者也○大凡看道理要見大頭
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為萬
殊如孔子教人雖是四事說箇道理未
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湊來

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
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
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上去則
是此心之仁仁即四德之元元即太極
之動處若此節節推上去亦自見得大
頭腦處若看此箇道理條件皆自此出
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
物上看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周
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
字都括盡了○周子之言稱得輕重極
是合宜○太極圖與先天圖同時而出
是先天乃伏羲本圖非邵子自作雖無
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
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一字一義
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
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精而詳論其
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
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

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
 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
 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
 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善剛惡
 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中爲五行而遂及
 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
 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周子從理處
 觀邵子從數上觀皆只是此理先天圖
 載啓蒙○太極圖某若不分明明別出許
 多尊尊出如極圖若未分明明別出許
 宜虛心細去玩乃見鄙說○周子二書解更
 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西
 山真氏曰自周子以前凡論太極皆以
 氣言莊子以爲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
 極乃是指出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
 渾淪未判者之名而道又別是一懸空
 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爲二矣

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其通行而
 言則曰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其通行而
 嘗有二耶若列子渾淪之云漢志函三
 爲一之說所指明之孰知太極之爲理
 而非朱子又闡而謂古書有所謂太一
 所謂太易也我或謂古書有所謂太一
 乎謂太易也我或謂古書有所謂太一
 曰禮必本於太一者即太極之異名也
 極則曰極也以其無二分而爲天地以
 而義一者始形之謂太素質之始則以
 氣形質言之○自文公盡發其秘已洞然
 以爲類也○自文公盡發其秘已洞然
 無疑所慮學者欲自疑焉不知此老先
 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
 生是用幾年之功沉潛反覆參
 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也

按朱子於書無不緒正而周子二書
 解在乾道九年已脫藁至淳熙十五
 年始出以授學者慶元五年三月將
 終之前五日猶為諸生講太極圖至
 夜分則其於是書蓋終身焉然與陸
 氏兄弟往復爭辯以此最後臺臣排
 論不合得劾以論此最後臺臣排擊
 學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
 遂決去以終其身亦以此鳴呼先生
 講授一不意分更分漏開示學呼生
 一毫之不明且盡也而人之好異亦
 可畏哉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苦
 心云又按朱子集次周子遺文九篇
 遺事十五條其後朱門度正編周子
 大成集七卷遺文增為十九篇拙賦
 愛蓮說養心亭說題大林寺等詩八
 首先聖先師二祝文賀傳耆手謁與
 傅耆手書慰李大臨疏二家書吉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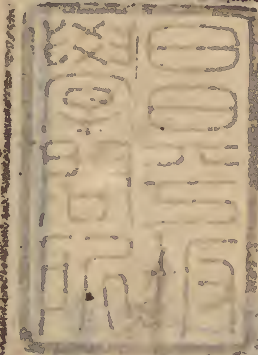
彭推官應求温泉寺詩序推官之子
 思永即明道婦翁也遺事亦增為十
 九條今考其事雜見於朱子事狀通
 書後錄而其未及錄者撫取四事附
 此程門記二程先生語云王拱辰君
 貺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
 及坐開大風起說小畜卦君貺乃起
 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
 拜茂叔走避呂本中童蒙訓云正調
 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常調
 除轉運判官茂叔謝啓云在薄官有
 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邢恕
 敘述刑獄時已號為通儒茂叔遇之
 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
 食謝氏姓學淵源云侯師聖初從伊
 川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曰吾老
 矣說不可不詳留之對榻夜談越三

日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大乃之洛
 伊川亦訝其不允曰非從濂溪來耶
 嗟夫先生之教每以言語感發人未
 有不虛往實歸者李初平得之於二
 年荆公得之於連日夜蒲宗孟得之
 於三日三夜侯師聖得之於三日王
 君貺得之於坐頃不知當時語言氣
 象為何如而何其動悟人之速如此
 信乎其上接洙泗而為孟氏以來獨
 步者與蘇黃二先生題濂溪詩雖於
 太極之道未見有所發明而東坡所
 謂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山谷所
 謂宵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可謂得其
 神矣并附見其詩云東坡蘇氏詩曰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
 蟹愛及屋上烏坐令此溪水名與先
 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
 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

為溪之呼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待
 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山谷黃氏
 曰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
 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
 窘束世故短於取名而惠於奉身而燕
 於微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
 及榮瘁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
 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濂溪之水
 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余詩詞不
 及世故猶鬚鬢其音塵詩曰溪毛秀
 兮水清可飲羹兮濯纓不漁民利兮
 又何有於名弦琴兮觴觴酒寫溪聲兮
 延五老以為壽蟬蛻塵埃兮王雪自
 清聽潺湲兮鑒澄明激貪兮敦薄非
 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又曰津有舟
 兮蕩有蓮勝兮與客就閒人聞拏
 音兮不知何處散髮醉高荷為蓋兮
 倚芙蓉以當伎霜清水寒兮舟著下

沙八方同宇兮雲月為家懷連城兮
 珮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
 非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為伍
 夫夫人攘臂兮誰敢余侮

太極圖附錄終



寬政元年



